



魂国志：命运之门 续篇

杭松◎著

魂国志

天机之谜

我们参悟天机之谜，
超越了吉凶，看淡了生死。
到最后才发觉，
物是镜中花，人是笼中鸟。

中国版《指环王》，魔幻悬疑恢弘新格局
在美出版获国会图书馆收藏，影视大片即将开启。

决战在黎明之前，命运斩不断今生的缘。
天机的游戏没有输家和赢家，只有该留下的和该离开的。

魂国志

天机之谜

杭松一著

人们只看到了光明的坦途，争相爬向那火光照耀到的明天。
可也不要忘了那高举火把的人，是他，孤单地站在黑暗中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国志:天机之谜/杭松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1-14608-3

I. ①魂… II. ①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31566号

魂国志:天机之谜

杭松/著

出版人 苏桦
总策划 陈继光
责任编辑 潘媛
装帧设计 唐锡璋
封面设计 源之设计
插画设计 陈晨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黄花工业园3号)
版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1次
印张 16.75
字数 260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书号 ISBN 978-7-221-14608-3
定价 33.00元

序

我很高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认识了新一代的传统作家杭松。我和他在美国中文作家协会的年会上进行了文学上的交流和探讨。当得知他和我一样也进行幻想文学创作时，我感到这真是难得的缘分。

阅读《魂国志》，我发现杭松的文笔带着年轻的动感和生命力。充满朝气。如同刚刚出土的钻石，虽然包裹着一层尘土，但内在的光华却闪烁耀眼。拿到作品细读，先是震惊，年轻的思想是如此的跳跃洒脱；后是欣慰，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美国推广中国文化是此等幸事。我作为协会的上一届副主席，应邀为这部优秀作品写序更是义不容辞。

故事围绕着三位主人公展开。一个是牺牲爱情去对抗黑暗的美丽女子，一个是守护爱情一往无前的帅气青年，一个是命运坎坷、饱经沧桑的异族后代。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旅程中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目标和生活的方向。他们不是神仙，没有一手遮天的力量，但他们有着执著的信念和克服困难的勇气。做人难道不是这样么？我们都不是神仙，我们每天都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唯一可以相信的是纯洁的心、光明的眼，和对理想不尽的坚持。

《魂国志》不单是一部幻想作品，它描述了年轻人寻求人生价值的旅程。把对生活的憧憬和困惑，对价值观的向往和追寻，对宇宙的好奇和探索，表达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在喧嚣、纷乱的幻想世界里生活着一群真实的人，他们懂得爱恨，明白是非，但又被欲望和梦想所缠绕，在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纠缠中寻找自己要走的路。路的尽头是黑暗

还是光明，是痛苦还是解脱，是看破红尘还是放手一搏？

这是一部充满青春的热血同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的作品。细细读下去，文字跳脱、逻辑性强、感情纯真稚嫩，虽然没经历过风雨的洗涤，却满载着对人生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对是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都曾年轻。人生就是学习、体验和进步。既然年轻，对错又何妨？只要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用光明的胸怀在这个混沌的世界上寻求光明，世界必然会因这生生不息的推动力而日渐光明，驱散我们这些所谓的“前辈”布下的迷雾。

多年以后读到这部作品，让我想起了当年创建“九州”时的经历，也发现杭松的写作功力不逊于年轻时包括江南、今何在等作家在内的“九州七天神”。我也相信，他能成为华语创作世界的一颗新星。

《魂国志》带来的冲击是直接的、震撼的、真实的。走入这个世界，跟随英雄们的脚步，体验他们的烦恼和困惑，寻求他们的光明和独立。当这个旅程从起点回归到终点的时候，希望你能像他们一样，在漫漫的人生路上踩下坚实的一个脚印。

幻想不会终结，人生不会终结，困惑和挣扎、浴血重生的解脱不会终结。这本书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只是带着你向前。主人公的路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你的路在你自己的面前展开，愿这本书可以伴随你一直向前。

旅美作家/“九州”幻想世界创世天神 多事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辑

昨日桃花 005

绝处逢生 035

魂妖之冢 051

第二辑

风城易主 061

步步杀机 078

魂国内鬼 092



第三辑

蜃灵现世 115

深渊混战 131

执子之手 159

天命之女 186

三尊出阵 205

碎啄同机 233

第四辑

一切归零 247

众里寻她 250

此去经年 252

彼岸花开 254

后 记 256

楔子

一切始于一棵树，承载着无数人的生死命数。

一切始于一把刀，一刃挥出而夺命摄魂。

一切始于一个人，命格混沌身世迷离。

一切的故事，要从黑风崖上的那场诀别讲起。

神秘广阔的魂国在不知名的远方。在魂国的中央，伫立着一棵巨大的灵魂之树。

在这个管辖灵魂的国度里，有一群忠实的执行者听从着“天机”的旨意。他们游走于魂国和凡世，维持着善恶的秩序，坚守着世界的法则。他们被称为“神之猎魂者”。

他们用手中的利刃铲除世上的邪恶。他们代表光明，带来希望。

可古往今来，有善就有恶，有阴就有阳，既有光明，便会有黑暗。

历史长河中，藏匿着这样的名字——深渊魂妖。这个陌生又狰狞的名字便是神之猎魂者的宿敌。他们伪装成一个个无辜的人类隐匿于芸芸众生之间，茫茫人海之中。他们就像深海中的鱼群，藏匿在汹涌的暗流之下。

找出深渊魂妖，将他们诛杀殆尽！这是魂国万年不变的古训。

杀戮和进化之后，深渊魂妖有了人类的样貌，人类的思维。他们不再是嗜血的野兽，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生命。他们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或食不果腹，流落街头，或痛改前非，悔不当初，或走火入魔，执迷不悟。他们就如普普通通的你我他，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

深渊者，这是他们称呼自己的名。

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冠以正义的屠杀开始了。数以百计的神之猎魂者抽出雪白的刃。刀光剑影中，深渊者们无论男女老幼皆在一道道寒光中成了刀下之魂。

“我们犯下滔天大罪。求求你们，给我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吧……”这是深渊者的乞求。

“成为深渊魂妖需要杀死上百人，夺取万年寿命！你们的死，便是最好的赎罪！”手起刀落，血溅当场。这就是神猎的回答和深渊者的末路。

曾经有一个深渊者在狂风大作的山巅叹道：“我有沾满鲜血的过去。无论我的现在如何，我也永远逃不过自己的曾今。”说完这话，她迎着夕阳泪流满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命运的长河波澜壮阔。生命的法则总是那般公平，又残酷。

深渊之子，深渊者交合而生下的孩子。他们没有继承长辈的余罪，依然是灵魂干净的普通人。

舜夏，这个深渊者的后代，这个单纯善良的年青人，却还是被神之猎魂者逼上了沾满鲜血的不归路。

手起刀落，父亲和弟弟的身影轰然倒下。他们死在了神猎的屠刀下，死在了舜夏的呼喊声中。

舜夏吞下蛇灵丸，誓要让魂国血债血偿。他的妖魄在觉醒，妖血在沸腾。寒冷的刀光和浓重的毒雾中，他护着自己的挚爱胡风儿退到了狂风大作的黑风崖。

他知道，吞下这粒小小的药丸就意味着放弃了为“人”的身份。吞下蛇灵丸，也就迈入了魂妖的世界。他看了看周围的神猎，又看了看眼前的悬崖，自知已如那被围在垓下的楚霸王到了穷途末路。他想到胡风儿还是人类，只要自己一死便不再有人难为她。

一念至此，舜夏推开胡风儿，纵身跃入了深不见底的黑风崖。胡风儿不忍舜夏黄泉路上孤单，便也如那深秋凄美的蝴蝶，纵身一跃为他殉情。

第一辑

你在我的记忆里折叠，我在谁的脑海里流浪。
年华匆匆，你的影子摇晃摇晃，拼凑成了整个未来和曾经。



昨日桃花

舜夏与胡凤儿坠崖三日之后，灵魂之渊迎来了寒夜。霜雪落在白色的屏障上反射着幽幽的天浊之光。清冷的夜色中，一个没有笼罩白色屏障的破败小屋伫立在不起眼的地方。

易辰坐在破败的屋顶上拎着酒壶喝着酒，夜风吹动他铂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灵袍。他提起酒壶，仰头，一道银色的线从酒壶落入他的口中。

待酒干壶空，易辰猛然将那酒壶从屋顶掷下发出一声脆响。这酒壶正好落到了远处走来的柳红尘脚下。

“易辰，别喝了。”柳红尘抬起头看了看落寞的易辰，飘飘然上了屋顶。

“酒……”

“你已经喝了三天。再这么下去，要是敌人来了怎么办？”柳红尘说道。

“敌人？呵呵……”易辰擦了擦嘴角笑了笑，“关我屁事！”他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灵魂之渊人才济济高手如云，还差我一个小小的凡人？”易辰打了一个酒隔大骂道：“去他妈的拯救世界！小爷我可不是超人……我只想好好过我的小日子。”

“易辰，你醉了。我扶你回去。”

“小爷我的死活不用你魂国多管闲事。”易辰一把推开柳红尘，他顿了顿，继续说道，“你魂国逼死了与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现在少在这里惺惺作态猫哭耗子！”

柳红尘倒在屋顶上，她捏着自己的灵袍问道：“易辰，难道，你

真的只当我是魂国的一个灵官吗？”

易辰努力眨了眨眼睛，他的脸颊泛着酒后的红晕。他呆呆地望着柳红尘，问道：“你是来安慰我的吗？”

柳红尘点点头。

“酒。”易辰像个孩子一样朝柳红尘伸出了手。看着易辰如今的样子，柳红尘低下头，落下一滴眼泪。

“易辰，要酒吗？本将军陪你喝个痛快！”循着声音，只见一道火光如游龙一样从夜空中落到了屋顶上。在那火光之中，墨炎扶着一个酒坛子坐在了易辰身边。

“墨炎，你知道吗？舜夏……”易辰一把抓住了墨炎臂上的铠甲大声咳嗽起来。

“我重伤初愈，已经在剑灵阁里听红尘师妹说了舜夏的事。”墨炎一把扶住了醉醺醺的易辰对他说，“可是，你不觉得这事很蹊跷吗？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首席观灵师观测到的妖气是司马印成的探子，可怎么偏偏会是舜夏一行？”

“我一定要杀了那个臭和尚！我要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易辰骂完，又被口中烈酒的气息呛得咳嗽了起来。

“易辰，可是如痴他也只是观测到了妖气。他也不能确定那到底是司马印成的探子，还是舜夏他们呀？”柳红尘说道。

“放他妈的狗屁！”易辰骂道，“他既然能窥探到你我在那槐树林里做的事，他能看不清舜夏几人的样貌？”

“可他并没有见过舜夏，说不定，是误判。”柳红尘说。

“舜夏和胡凤儿可是人类。特别是那胡凤儿，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误判？司马印成能让人类当先锋？”

“说不定是那如痴和尚修为浅薄，没能察觉舜夏和胡凤儿是人类吧。”墨炎说。

柳红尘低着头，慢慢说道：“或许，如痴真的有问题。”

“你想到了什么？”墨炎问。

柳红尘用手托腮努力回忆着：“我早些年听师父提过。这如痴和尚的来历蹊跷得很，没人知道他有多大年纪，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

来的魂国。大家只知道这如痴和尚亦僧亦儒。早年间，有人称他鬼眼笑面僧，抑或是鬼眼笑面生。而至于僧人的‘僧’，还是书生的‘生’已经无可考究了。这如痴神秘得很，他的行踪飘忽不定，也少有过问魂国之事。只是包括师父在内的所有人，都非常敬重他。”柳红尘在屋檐上走了几步继续说道，“我之所以觉得他蹊跷，是因为这如痴和尚已经好久都没有现身了。这次他突然要我们前去迎敌就出了这样的事，实在是说不过去。”

“呵呵，”易辰笑了笑，说道，“我用窥之力找了那如痴和尚三天，竟然连个影子都没有找到。我看他不只是魂国的内鬼，说不定就是司马印成的人假扮的。”

柳红尘回道：“内鬼倒是有可能，但在这灵魂之渊里堂而皇之地假扮首席观灵师而不被发现，怕是连魂国天眼梦蝶都办不到吧。”

“唉，不想了。”易辰抓了抓头发一伸手，道，“酒。”

“易辰，你不能再喝了。这魂国的灵酒喝多了可是会伤灵体的。”柳红尘说道。

“酒！”易辰将手伸向墨炎。墨炎从那缸子里舀出一碗递到易辰手里。

“师兄，你别给他喝了。他再这样下去……”柳红尘伸手要拦。

“给他！”墨炎说着，就把酒碗递到易辰手里。易辰仰头一饮不禁将口中的液体喷了出来。他一边咳嗽一边骂道：“我了个去！墨炎！你，你竟给小爷喝醋！是不是活腻了！”

“你不是要喝吗，老子让你喝个够！”墨炎一手抓过易辰的衣领，一手拿起那碗醋就往易辰嘴里猛灌。易辰推开墨炎猛烈咳嗽起来，他低头坐在屋脊上，头发遮住他的眼睛。他用手抹了一把脸，甩了甩头。

“醒了吧？”墨炎道。

易辰叹了口气说道：“墨炎，那日舜夏被蜃灵谷人打落山崖，我知他凶多吉少，但因你探查到谷下的妖气，我还抱有一丝希望。可这一次，那黑风崖下全是乱石尖刺，怕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还记不记得那日舜夏为我挡下那血婴的攻击。你还记不记得那日舜夏在那封灵台上

挡下了蜃灵的煞气救了我……救了我……墨炎，我……我……我的头好痛。”

银色的天浊之光下，墨炎和柳红尘看见易辰低着头，他的泪水像银色的珍珠一样一滴一滴落下来。

“墨炎、红尘，准备一坛好酒，明天，我要去黑风崖祭奠舜夏和凤儿。”

跃下屋顶，攀上天梯，墨炎扶着易辰往灵魂之渊的客房走去，长长的木质廊道似乎走不到尽头。左手边是山壁上那一间间了无生气的客房，右手边是灵魂之渊静谧的夜晚。廊道上的灯火发着暗淡的光，灵魂之树在很远的地方静默地伫立着。

“墨炎，为什么我老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易辰问墨炎，“我总感觉我丢了什么东西。”

墨炎不自在地躲避着易辰的目光，他顿了顿，说道：“易辰，早些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去祭奠舜夏和凤儿呢。”

易辰忽然一下搂过墨炎的脖子说道：“墨炎，你有事瞒着我。”

墨炎忽地停下了脚步，却没有回答。

“墨炎，你前些日子躲在剑灵阁里疗伤，不会也是怕我看出破绽吧。你啊，什么事都写在脸上。”易辰紧了紧胳膊，他的脸上泛着红晕说，“说！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墨炎紧紧拽着拳头。

“你说……你快说……说……”易辰努力眨了眨眼睛，忽地如一摊烂泥一样醉了过去。

墨炎架着醉倒的易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想起了和宁无南骁的约定。他已经承诺不再在易辰面前提起那个人，那个走失在易辰脑海中，名叫唐馨的女人。

彻夜的梦魇，那个女孩的身影在易辰的梦中跑了一夜。

易辰酒醒已近晌午，通过窗户，可以看见灵魂之树的影子在风中摇动。墨炎的身影在易辰身旁显现：“易辰，你快点，人家柳姑娘在楼

下都等了半个时辰了。”

“墨炎，帮我把这发蜡灵质化。”易辰一边穿衣服一边将行李包中的发蜡丢给墨炎。

墨炎一脸的不情愿。“易辰，你这头发够硬了，还抹什么发蜡？”墨炎嘟囔道，“要不要这么臭美？”

“你嘀咕什么呢？”

“没，没什么。本将军只是好奇你今天为何如此注重仪容，平日里也不见你如此这般。”墨炎不情愿地将手里的发蜡灵质化。

“今天毕竟是要去祭奠故人。不能像平日里那么随随便便。对了，昨天我做了个梦。”易辰一边穿衣服一边说道。

“梦到什么了？”墨炎问。

“梦到一个女孩。”易辰说。

墨炎俊脸一红：“这种时候，你竟然还做那种梦？”

易辰看了一眼墨炎笑了笑：“看不出来，你这么快就被新时代的思想毒害了。”

“你大爷的，还不是被你带坏的。”墨炎一下将那发蜡丢到易辰手里，“说吧，那女孩怎么样？”

易辰说道：“我梦中的女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连衣裙，背了一个印有Hello kitty的帆布包。她长发及肩温柔大方。你记得我有一辆老破的自行车吧。那车一骑起来还嘎吱嘎吱响。那女孩呢，就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我载着她在大街小巷里乱窜，她一个劲地让我骑慢点。而我呢，就故意骑得很快很快。她被我吓得一下抱住了我的腰。我们就这么一直骑一直骑，仿佛这条路永远都没有尽头。只是，我怎么也记不起她的脸。”

“易辰，别再想你的梦了。你再这么折腾下去，柳姑娘要不高兴了。”墨炎催促道。

“走！”易辰关了门攀下天梯。柳红尘已经候在了深渊山壁之下。

“走吧。”柳红尘看了一眼姗姗来迟的易辰和墨炎面无表情。

墨炎似乎想起了什么事，说道：“我去酒窖取酒，你们先行前

往，我随后就到。”说完，墨炎化为一道火光往远处飘去了。

柳红尘转过脸对易辰说：“慢死了。”说完，又转回脸不理易辰。

易辰一听这话就奇了怪了。他不想这“慢死了”竟会出自柳红尘之口。在他的印象中，柳红尘应该会用一种很官方的调调数落易辰不守时。易辰坏坏一笑：“我慢我的，又没让你等。”

“你！”柳红尘一指易辰而后一甩袖子，“哼！本灵官才不和你计较呢。”柳红尘看了一眼易辰的头发暗讽道：“不知易公子可否读过《病梅馆记》。此等以病为美真可谓是世间怪事，何不遵从事物的原始样貌，崇尚自然美呢？”

易辰回了一句：“小爷我今天可是要去祭奠故人，怎能不好好打扮一番？”

“你那不叫打扮，你那叫作。”柳红尘忍不住说道。

“我说红尘学姐，你能不能官方一点？你是魂国灵官好吗？”

易辰和柳红尘一路聊着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剑灵阁外。忽然间桃花如大雨般倾泻而下，纷纷扬扬挥挥洒洒布满天空和大地。在那纷繁的花瓣之后，一个女子侧着身子安静地坐在远处的秋千架下。她的背影被桃花模糊，头发在风中微微飘动。她就那么静静坐着，像是心事重重，又像在等候着什么。轻风拂过她红蓝相间的华美衣裳定格成了一幅画。

易辰朝那背影眨了眨眼，忽然感到脑中传来一阵钢钉钉入一般的剧痛。

“我的头！”易辰用双手捂着头痛苦地惨叫了一声。

“易辰，你怎么了？”柳红尘看着痛苦的易辰不知所措。

“明明一点都不难过的，为何我却……”易辰不自觉落下两行清泪。他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了昨晚梦中的单车，街道和女孩。“啊！”易辰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易辰，易辰！快来人啊！”柳红尘急促地喊道。

花瓣浮动，春光不再。隐隐约约，易辰听见了一个陌生女子的声音，这声音说：“你请放心，他似是饮酒过度，我已为他施术治疗了。”